



大千世界,无奇不有,回眸四望,欣赏是一道绝美的风景。

学会欣赏

□凌 云



智者说:世上并不缺乏美,而是缺乏欣赏美的眼睛。学会欣赏,用心感受,让美常驻心间,你的人生会更加甜美。

有这样一故事:宋徽宗赵佶喜爱书画,创建并主管了世界上最早的皇家画院。他以“深山藏古寺”为题命画院画家们作画,有的画家不是画庙之一角飞檐,便是呈现出寺外一处墙垣,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将题目中“藏”之意境表达得够含蓄婉约,但最后中选的却是如此一幅画:在崇山峻岭中,一股清泉飞流直下,泉边有一老和尚在将泉水一瓢瓢舀至身边的桶里。此处“无庙胜有庙”,“深山藏古寺”的意境巧妙呈现。这位画家能得到宋徽宗的首肯,高就高在这里。我们欣赏这样一幅别有格调、神韵悠然的画,你能不羡慕感叹吗? 美,实在是美!

学会欣赏,就发现了美,懂得了生活的真谛。在我们的周围,美是处处存在的,纷繁世界,无奇不有。人与人的交往,也需要学会欣赏。欣赏别人的谈吐,会提高我们的口才;欣赏别人的大度,会开阔我们的心胸;欣赏别人的善举,会净化我们的心灵。然而,现实生活中,欣赏事物容易,欣赏人较难;欣赏自己容易,欣赏别人较难。有的人孤芳自赏、唯我独尊,觉得“自己的,总是最好的”,至于他人的所优所长,往往不屑一顾,因而不合群,不易与他人相处。当然,也有的人很会欣赏别人,别人的脸形不美,他能欣赏到他有—双漂亮的眼睛或一头乌黑的头发;别人的身材不美,他能欣赏到他会“包装”,有时髦的装束和时兴的化妆;别人的长相压根儿不美,他又能欣赏到他很善于言辞或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……总之,会欣赏,总会欣赏到美。

培根说:“欣赏者心中有朝霞、露珠和常年盛开的花朵,漠视者冰

结心城,四海枯竭,丛山荒芜。”足见欣赏是一种博大高雅的情怀,没有爱心的人,不懂得欣赏,而缺少情趣的人,也不知道如何欣赏。

欣赏,其实是对他人和自己的包容。古人云: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。包容他人,就要学会欣赏他人,学人之长,补己之短。

当然,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学会欣赏他人,更重要的还要学会欣赏自己。欣赏也是一种力量,一种与时俱进、自强不息、自我奋斗的力量。一个不懂得欣赏自己的人,很难超越别人。欣赏自己不是唯我独尊、孤芳自赏,不是自我陶醉、故步自封,而是自己相信自己,欣赏自己的与众不同,把自己的长处充分发挥出来,不断地强大起来,将“平凡”变成“非凡”。

在清华,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英语神厨,他叫张立勇。他出生在江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,家境贫寒,高二那年,为了给家里还债,为了让弟妹继续上学,他辍学了。在叔叔的介绍下,他来到清华大学,成为食堂的一名切菜工。在清华,他真正懂得了什么叫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。那里的学生,都是和他一样大的同龄人。但是他们说的知识,他从未听过;他们说话的自信,他从未有过。他一下子里被这里浓厚的学习氛围打动了。他渴望成为那样的精英。于是,痛下决心,要努力向这些学生们看齐。他自小对英语感兴趣,为了学好英语,不上班的时候,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规划。早上6点,他便起床,开始一天的学习,下班后再继续看书,直到凌晨1点半才结束。休息的时候,他就去参加清华、北大的英语角,去旁听各种讲座,苦练口语。三年后,他参加托福考试,考了630分。不久后,他又通过自考,取得北京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本科文凭。从一个小厨师,到高材生,张立勇这一路走来,要感谢的除了对清华学子的欣赏,便是自己的坚持。

总之,我们要学会欣赏生命中的每一道风景,善于发现进程中的美,周围美的要素,用心去感受、去感悟,去转化成为一种享受、一种升华、一种纯粹的处处温暖,阴凉处处……

纸质质信一起远逝的,是许多人的质朴、淡定与从容,以及手书、信纸所携带的亲情和温情。

纸质信与日记

□杨 譔



有两件事在当年稀松平常,而今却属奢侈:一是收到亲友的纸质来信,二是小孩子成群结队地在没有大人监管的情况下在“荒地”上尽情玩耍。

大自然养育了人类的生命,未经人工“雕琢”的自然能给人提供精神上的享受,思想上的启示,不是综合如今面临的现状,想把在大自然中自由玩耍的权利还给孩子,几无可能。

写信本是私人的事,实施起来应该容易些,但是有写信人就得有收信人,写了信还得去邮局寄,然后收信人再变成写信人寄信人,写信人变成收信人、读信人,如此循环往复,纸质信的“故事”才能延续下去,一方失约,“游戏”便少了“动力”。电话普及之前,通信是极平常的事,最近三十年,网络、手机、微信,像油盐酱醋一样成了人们的家常必备,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一瞬间即可实现,因此需要人具备“耐心”的纸质信,就像老式酱缸一样走出了人们的视野。纸质质信一起远逝的,是许多人的质朴、淡定与从容,以及手书、信纸所携带的亲情和温情,这些,本该是人生中多么美好的一个组成部分啊!

一些特殊人物的信件还有特殊的价值——思想的火花、精彩的瞬间、珍贵的文献会因此得以保存。前几日记《简·爱》作者夏洛蒂·勃朗特的书信集,其中差不多有10封信记录了她与著名作家、《名利场》作者萨克雷的初识与交往,还有她对萨克雷在贵人们面前不光彩行为的批评。夏洛蒂不是理论家,更不是哲学家,但她富有思想,一些真知灼见也借书信而保存了下来。她在致

跟那个时代所有的老太一样,祖母也是重男轻女的,但眼见亲孙女被遗弃在茅缸里,心里也不是滋味。

小。这位人高马大的人武部长还形象地将东街比作一瓣屁股,将西街比作另一瓣屁股。所以,东街上的人知道的事,西街上的人也会瞬间知道。就在东街上的人跑向陈希芳家的茅缸时,西街上的人也跟着过来了,很快,看热闹的人把茅缸围得水泄不通。婴儿用厚厚的襁褓包着,有人解开看了看,是个女婴。很显然,这是个弃婴,有人趁夜黑风高,把这个女婴遗弃在茅缸里。之所以遗弃在茅缸里,当然是因为茅缸避风,暖和。弃婴是惹怒公愤,引众怒的事,而最愤怒的当数陈希芳。陈希芳愤怒的是,小镇上有那么多茅缸,为什么偏偏把女婴遗弃在他家茅缸里,你是不是和我陈希芳前世有仇? 陈希芳高声大嗓地谩骂,整条街都能听到。

那天我祖母也去看了那弃婴。祖母很少进入到我的叙述里,究其原因,是因为祖母几乎不存在于我生活里,在我童年的天空下,从未有过她的身影。对我而言,这位长年跟我伯父一家居住在黄海村的老太太无异于陌生人。黄海村虽离小镇五六里,但在小时候的我们眼里,仿佛远隔千山万水。黄海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村子,上百户人家散落在滩涂的土墩之上,涨潮时,土墩间海水汹涌,白茫茫一片。人们神情戚然,望潮兴叹。因为过去滩涂上烧盐的缘故,小镇人更愿意将黄海村称为“灶”。去黄海村叫作“下灶”。而黄海村人也觉得“灶”更亲切,他们到镇上来,都会说自己是“灶里的”。“灶”实在是太贫穷了,有一次,我堂兄刘新民来我家给我和弟弟糊风箏,活儿干完后还剩半碗用面粉调制的糍糊,我的这位堂兄竟然将那半碗糍糊吃下去了。那年,我奶奶到我家来小住,随之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,我家的米坛里的大米日渐稀少。有一次祖母偷偷将米坛里的米舀进一只权当布袋的裤腿里,被我当场擒获。祖母是个很厉害的老太,非但没有无地自容之感,反而撒起泼来,恼羞成怒地骂了我一通。其实父亲早就知道祖母经常偷米了,父亲告诉我,祖母把偷的米藏在床底下,等机会让我堂兄带回家。祖母到底是疼他大儿子的。



寂静

郭俊摄

我慢慢地明白了,人生其实就是在父母荫蔽下的那几年,你可以傲娇,可以矫情,可以出走。

第二年的出走是因为分数更不能看了,因为在学校打架骂人,评语也写得不好看,这事儿一看就不能善了。而且,外婆在上海动手术,妈妈去伺候了,挨打的时候也没个拦着的人,我权衡再三,狠狠心出走了个远的。

一出袁灶小学的门就往西走,路上看见卖棒冰的,还买了一支绿豆的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,看到一个地名:金乐。我就从那里拐弯,向北,一路上看见稻田浩浩荡荡又整整齐齐地铺向天边,走走停停直到傍晚的时候,田边的水渠开始放水,许多小蝌蚪慌慌张张地爬上来,有的都到了马路上,举着钳子吐着泡泡。我那时候已经恹恹的,心里担忧着怎么还没有人找我,怎么还没有找到我,看见蝌蚪,兴致缺缺地随手抓了两只装进书包,正直起腰来,被一只大手拎住了,是小舅舅,他满头大汗,自行车倒在一旁。他以为把我回去还要费一番周折,谁知道我看了看他的脸色,就乖乖地上了后座。那天,奶奶是继续在棉花地里找我,爸爸是向东一直骑到了二甲,我坐在家里写好了检讨,大口喝水的时候,他还没有回来。

现在想起这次出走,我还在后悔,那时互相联系只有靠写信,舅舅找到了我也没法通知爸爸,他重重地顿自行车的声音好像千军万马在布阵,然后脸色铁青地进屋,我既没有逃脱原本就该挨的打——还被加了料。

那时候我是多么倔强啊,我的出走是逃

弃婴

□刘剑波



最先听到婴儿啼哭的,是陈希芳老婆。这位肤色黧黑的修车人的妻子后来说,当时她觉得哭声像是来自枕边,她把那哭声形容成田鸡在凄惨地叫。她惊得一下坐起来。那时晨曦将露未露,屋里还乌漆摸黑的,要再过“一歇歇”(启海方言,意即“一会儿”),屋里的一切才会从晨光中浮现出来。她坐起来后才知道,婴儿的哭声是隔着后墙传过来的。她觉得奇怪,墙后头怎么会有婴儿在哭呢? 她把陈希芳摇醒了。陈希芳用启海话骂了句“操娘的”,依照陈希芳的脾气,他还会给老婆一个耳刮子。但是婴儿的哭声赶跑了他揍老婆的想法。为了一探究竟,两个人从床上爬了起来。那时是隆冬季节,滴水成冰,河道冻得能骑车,小镇人都穿上了茅窝。陈希芳夫妇裹着大衣,股拉着茅窝,跑到屋后。婴儿的哭声其实是从他家屋后的茅缸里发出来的。顾名思义,“茅”就是茅草、芦柴,即用芦柴编成的“帐”。“缸”就是水缸了。在地上安一个缸,缸上架个木制的座儿,再以茅帐围之,就成了“茅缸”。小镇上每家屋后都有这种“茅缸”。那木制的座儿像极了太师椅,所以小镇上也有人把出恭叫作“办公”——坐在太师椅上办公。看上去,“办公”者像国王那样安闲自在地坐在上面,让一切从他眼前掠过,让感官和心灵都获得享受,心满意足。

陈希芳夫妇来到屋后时,已经有几个人围在茅缸那里了,确切地说,是围在一只类似竹篓的东西——姑且称之为竹篓吧——跟前,那不停啼哭的婴儿就装在里面。小镇总是这样,一点芝麻大的事都可以演变为公共事件。就在陈希芳老婆听到婴儿的哭叫时,一些早起赶集的人也听到了——陈希芳家的茅缸紧挨着马路边,于是一传十,十传百,顷刻间,东街上的人都知道。小镇太小了,用公社人武部部长缪文的话说,小镇比屁股还

出走

门王春鸣



读小学的时候,我的成绩有点糟糕,而父亲对我要求特别严,并且火眼金睛,每次我把七十多分的那个“7”描成“9”,都会被一眼识破,打身上的鞋底就又多了几下。因此每到领成绩单的期末,我都会邀请弟弟和我一起离家出走,因为他的成绩比我更糟糕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,记忆里成行的两次出走,都只有我一个人。

第一次出走前路迷茫,我不敢走远,往与家相反的方向走了几十米,就回过头来,磨磨蹭蹭地到了家附近,钻进了棉花地里。白色和红色的花朵、小小的青色花铃,与一个委屈害怕的身影轻轻摩擦碰撞。棉花株比我稍矮一些,我就蹲下来,透过叶影看见自家和邻居家的屋顶上冒起了炊烟,还听见爸爸那辆大自行车链条咔嚓咔嚓的声音,——他是出去找了我吧,谁让你要打我! 到晌午时分我枕着书包,在棉花地里睡着了,蚂蚁顺着我的手背爬上爬下,睡梦里听见奶奶拖长了声调在喊我的小名,那声音一点点近了,她是蹲在地上,一垄一垄地拨开棉花叶子在找我。